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日孔穎達奉

勅撰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為庶人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

諸難謂繼也試以作舜典舜典典之義疏虞舜

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

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己帝位歷試於諸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為庶人故

賤正曰此云側陋也朝

廷謂之。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稱隘。此指解微，故云為疾人。故微賤也。帝繫云：瓊

生窮蟬窮蟬生，勸康敬康生。今芒生，蟬牛

蟬牛生，替暇替暇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暮至

于替暇無違命，以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

庶人者，堯典云有謀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

是為庶人矣。蓋至替暇始失國也。傳嗣繼至

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微，五典缺

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曰若稽古帝舜，亦言

試以治民之難事也。曰若稽古帝舜，其順

考古道，曰重華，協于帝。重，謂文德言其光文。審，

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重，合於堯，俱聖明。審，

文明溫恭，允塞。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

乃命以位。升，謂幽潛潛行，道德

升，謂幽潛潛行，道德

升，謂幽潛潛行，道德

升，謂幽潛潛行，道德

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
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
補之而皆以慎微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
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
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求宋施行方興以罪
致戮至隋開其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前錄舜之
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
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
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
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
遜之容曲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非
則天朝堯乃錫用命受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潛深
至上下正歲曰深也皆釋言文舍人曰潛
下之深也積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
不遠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
恭人言其德溢而說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

侯來朝者舜賓迎之
皆有美德無凶人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錄

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
以其節不有迷錯錄德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帝曰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來

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
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

使升帝位
將禪之
舜讓于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堪慎微
不能嗣成帝位疏至弗

嗣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
之以者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

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
授度行之而百事所授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

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也
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摠錄萬機政

而陰陽和風雨時列雷而不有迷惑錯謬舜
之德合於天天人和悅其功成矣帝堯乃謂
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
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與帝位告
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
帝也傳微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微善也
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
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
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
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
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
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
之八元舜自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以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三常之教謂此
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叙有典自我五典

家中之
列之
百之
百之

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右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分，分之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於兄而兄弟愛之。公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揆。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八年左傳云：昔禹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暭、檮、檮、檮、檮、檮、檮。

戴大臨尤降庭。臣仲容初建。蘇廣淵明。元
天下之民。謂之八。舜且棄。八。使主后。十
揆百事。莫不時叙。此。天。云。虞書數舜之功
曰。納于百。百。揆時。叙。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
是得其次。叙。皆無廢事業。舜既。乃舉元。凱主
后土。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
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
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目。堯。任。無。不
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叙。之
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疏。四。凶。流。放。四。凶
最在於前矣。洪範云。縣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元。誅
蘇。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揆
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
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
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
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

錄也
記也
末也
也按

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目眇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口。舊以禦鳩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久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目舜流王朝之目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正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擯也。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為錄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前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終擯度百。天錄萬機也。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言傳稱越堂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

兩各以其節不有以錯愆伏也。迷錯者應百而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以陰伏皆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改天時知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舜人此為勅之。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烈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詰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微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且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縣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縣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

州之水方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禘

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才畢足

以為成功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朝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

堯文德之祖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

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肆類于上帝堯

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類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禋六宗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

旱也祭亦望于山川禘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

祭之羣神謂丘野地
析古之聖賢皆祭之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

班瑞于羣
輯斂既盡觀見在還后君也
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月

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
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既諱而不許乃以堯禪之

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
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

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
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

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為是
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

郊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木川
四瀆而又禘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

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
之瑞玉其主與辭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自

之瑞玉其主與辭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自

見四岳以羣收既而更班所獻五瑞於五等之羣若
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
日至祖廟▲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
朔自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一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亦
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
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
改堯正故云月止元日故以巽文先儒王肅等以為
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
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
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
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說此是事之大
者知文祖若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
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若是堯
祖之廟不知為誰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事

玄璣生僑極僑極以帝嘗帝嘗生堯如彼言昔
爲堯之高初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堯此七數以
彼二書未必不可信堯之大祖不可強言堯傳在祭至
與否正義曰在祭釋詁文說文云增美玉也玉是
六名耳是王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臣史之立文不
可以玉璣王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璣弁
玉璣所以變其文傳以璣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王
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
晷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
爲橫蕭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
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
旋轉故曰璣衡其橫蕭所以視星宿也以璣爲璣以
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王衡長八尺孔徑六寸
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機
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
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宋曰歲星火

日榮感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
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
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
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王衡
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
璣王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
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
此璿璣王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
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
也夜幽也高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
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
中中高而四邊下日只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
遠而不見爲夜渾天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

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上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一
若薄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
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渾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
半引地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
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其
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
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
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
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
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
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
曰落下閭營之辯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
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問與
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
爲之象其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

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藩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
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
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然樂鑄銅作渾天儀傳
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
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
有其法也△傳堯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既受
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
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
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
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
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
告天也此類與下裡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
類是禘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宗云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
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任
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以攝一而告祭故燕祭名同禮司服云王和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
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是以告天及五帝也鄭
玄篤信識緒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
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
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星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
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
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
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
▲正義曰國語一和意以享禮也釋詁云禮祭也
孫炎曰禋絜勸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楨燎祀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
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
解耳而俗誥云非望二貞曰明禋又曰禋于天

武王又曰主賓殺禋成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端
祭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繫樹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
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
神耳。祭法云。理少牢於太壇。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
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星。雩祭求旱也。據
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
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
。近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
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
此之謂之。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
陽。早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
也。此與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
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
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
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實一而名六。六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

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大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宗也。鄭玄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辰，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日月禮下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六祭，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地宗者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洲至祭之》▲平義曰：望於山川大槐之語，故知九州。

之內所有名山大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山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嶽也。摘考功德也。應邵風俗道云：岳者，摘考功德，顯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摘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太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云、而、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三、偏、于、羣、神、則、神、無、不、備、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也。

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續曰川水鍾丘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聚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此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傳輯斂至正始 ▲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斂是既為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天此又偏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三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

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選五瑞於諸侯者，此瑞

本受於堯，敏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歲二月東巡守

之改爲舜，自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至于岱宗柴，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及既班

岳所宗，燔柴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

祭，天告云。望秩于山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

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肆覲東后，遂覲東方。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

斤兩，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三帛二生

一死，贊。君執黃，生，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士一死，士一

雞王帝生死所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車

以爲贊以身之如五器卒乃復如五器禮終則還

之三帛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

五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十月

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歸格于藝祖

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數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

又可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

使陳進治禮之聲明試其言以要其疏歲二月至以

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疏庸正義曰

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共歲。二月東行，巡省乎土之
侯。至於岱宗之岳，積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於祭於其
方岳山川，崇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
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用之。
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
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言凶賓軍
嘉之禮，修五王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辭也。又修三
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
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
執雉也。自五王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王
帛生，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王之器
禮，皆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
向衡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
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
山。湖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西

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祫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不與四方各朝天子天子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禮信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也至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儀在焉身擁過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自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稅言衛國取相土之束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也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各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

漢爵祿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
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列又大行人云上公九
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九宰殮五宰
侯伯饗七宰殮四宰子男饗五宰殮三宰又上
公且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
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三制不同未
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
以周禮與前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
男爲下其異也公傳合四至均同▲正義曰上篇
已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
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
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
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
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
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月
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頒合日之甲乙也時止月

者以時月須與他月相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義
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
宜而變名耳傳修吉至其五▲正義曰周禮大宗
伯以吉禮養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以肩假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
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
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
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曆驗此經亦有五事此
篇類於此禮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天
禹謨云汝祖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
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王即上文五瑞
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節主云執之曰瑞陳列曰
玉傳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
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
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賦小國
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

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者皆稱
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
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疏或有所
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
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
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
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
者束帛而表之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
言皮蓋于時未取皮爲飾△傳卿執至執雉△正義
曰此皆大宗修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
其類也羝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
也曲禮云飾羔羝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
執之與飾之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績此
諸侯之且與天子之且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
虞時每事猶質羔羝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
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羝士雉雉不可

生知一死是難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三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王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傳卒終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夫宗伯云以王作五器知器謂圭鉞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鉞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贄也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廣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地衡

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
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
爲北岳依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
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
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
云霍山今在廬江黟縣潛水出焉列名天柱山漢武
帝以衡山遠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
之爲衡岳南岳亦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
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文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
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
二名之自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
岳者服虔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
者一曰衡山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
爲五岳之長三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
萬物霍然大也華嶽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
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以守

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岳亦是岳因事互而
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
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有順天道以
行人有發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
岳北以在岳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
之月皆以在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
以三月有舊年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
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
格後以如勅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
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
成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
文以明耳文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
蹕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
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
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
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

知此亦告至文禮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也
文也文祖藝相史變文耳主制說巡守之禮云
于祖禘用特此不言禘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禘亦
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唯言及禮
故云一牛禘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
禘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
文祖也△禘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摠說巡守之
事而言禘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
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
朝四岳禮禮禮禮見矣計此不且須重言之爲將說
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
守大祭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
道舜攝則然堯不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
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美故史記之△傳數
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
爲陳述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

如善利
七平
七平
七平
七平
七平
七平
七平
七平
七平

朝之處舜公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己之治也既
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

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又以
車服為禁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

之子賜後氏肇十有二州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

為營州始封十有二山濬川殊大也每州之名山

置十二州鎮有流川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象以典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扑作教刑撲

之法寃五刑楚也不勅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責災肆赦

業則楚也不勅金作贖刑責災肆赦責災肆赦
怯終賊刑當緩赦之怕茲自終當刑殺之欽哉

欽哉惟刑之血哉

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流共工于

幽州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

放驩堯于崇

山

黨於桀止罪惡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因名驩堯民之後為諸侯

號饗繫三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圯族緒用不成強窳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

之鴟羽山東

西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叙典刑而

連引此物見之

舜

肇十至咸服

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

以大山為鎮

刑罰於高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

水通利文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方犯

者或以思波降不殺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刑
之外更有黜作治官重之刑有升作師儒教訓之刑
其有善者功惡則令出令以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
宥非以者則緩其刑而赦放之若怙恃新詐終行不改
者則殺而刑罪是律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
曰勳利罰初於堯用之日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
重慎刑罰初於堯用之日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
於北商之刑於放逐驩於南商之崇山竄三苗于
西商之誅姪伯蘇于東商之羽山行此四罪各
得其寶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
曰肇始釋訪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
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絲九載為十
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
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
者廢置理必相以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

餘梁周立州名必曰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
井山川於禹貢皆謂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
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
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
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
齊即青州知營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
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
方有德也貢九牧則禹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
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正義
曰攝封不象其會人曰家封之大也定四年在傳
其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雍
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
州恒山最周時六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
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
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

當深之故云。濟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
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今小大俱
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潛之而已。傳象法至越
法。▲正義曰。易。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大垂
象。聖人則之是。為效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
所。猶生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使。或情有差
降。傳。推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
故。今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宥寬至
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徒之遠方。放使生
居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
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
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
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
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
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

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有五刑
刑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
統宥雜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此鞭為重故次典刑之
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
為輕且以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
贖故後言此正刑五典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
可以說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傳以鞭至之刑▲正
義曰此六鞭刑則用鞭 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
敢不開鞭五曰左傳有鞭徒人費圍人箠是也子玉
使鞭七米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
律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
之量狀加之未及為定數也 傳扑擗至撻之
擗 曰學記云擗撻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擗指也
撻對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擗楚也既言
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擗云撻以記之又
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指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

者官刑鞭扑俱用致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
官刑亦當用此益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
贖罪▲平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
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
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
是謂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
為削治氏為殺矢虎氏為鐘栗氏為量段氏為錡挑
氏為鋸其所以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
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
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亦兩大半
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
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
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
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
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

斤孔以錢為六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平
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之者。
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
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疑，事非
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
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
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
非亦於於人身可云，非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
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非是人之所惠，故傳指其
所誤以為刑名。傳皆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
建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青為過也。
公羊傳云：害也。曰災，舉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
趙盾，食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
之下，總言用刑之再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
非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
宥贖刑是也。世恃奸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

傳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人者殺之上言與刑
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賦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
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
言者不言舜曰以寸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
其刑之義以勸使勤之哉勞之哉惟刑之
曰州正義曰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
滔天言觀象於天以疑惑世人故疏於
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
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
央高獨可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郭衍書說
九州之外有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
共在一洲之六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
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
西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
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多此

王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
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法

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恭

滔天而驩堯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

傳論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

人幽州在北商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

三方歸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

蓋在衡嶺之南也傳蓋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

年存傳傳人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

扈殷有共工皆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

皆王臣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緡雲氏

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謂此驩兜共二三苗與鯀也雖
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
其說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諧庸回堯
典言共工之行云靜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
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
驩兜之行云共工與鯀共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
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似很明德以亂天常
堯典言鯀之行云弗哉方命圯斃其事既同知檮杌
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
乃云命驩兜桀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
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十六句可知是先儒以書
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亦非州言三危既元三
苗丕叙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
曰方命圯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皆保
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強誅也傳稱流四裔者
實是流而謂之強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

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故者使之自居其罪
棄之各極者誅責之稱俱異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

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最重
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

祀典功雖不疏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
羽其流其北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

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
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

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旣行四罪故
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

用刑而後有象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
先叙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

驗用此諸事皆得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此等諸事皆得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與信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
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與此三者皆言及鯀

而後用禹為治水具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
徵用所行也又云禹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
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
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一宅即是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此亦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
治水事畢乃流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
成而後流舜為無功極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
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極為舜失五典克
從之義禹罔存于莫大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殂落

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死也元年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

正月十一日至崩二十八載克九壽百一十歲百姓

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竹瓦絲竹管絃
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音正

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
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德恩
化所及者遠也 傳殂落至七歲 正義曰殂落
死也釋沽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
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
落者蓋殂爲性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
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
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
二十六歲也按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
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
更得二年卽爲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
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
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
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
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

七蓋誤爲七也

傳考妣至思慕正義曰曲禮

云生曰父母也

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

之成也妣之言媼也媼於考也喪服爲父爲君同

服軌喪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重則恩

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

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

百應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

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過絕

至者遠也近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爲

絕也周禮方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鄭云金鐘鐃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絲琴

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

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我六蠻

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

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正服總衰既葬吟

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
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太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
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開闢四

門謂諸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
四方謂諸也未開者廣致眾賢
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於

四方謂諸也於十有二牧
食哉惟時資亦謀也所

下無謂諸也於十有二牧
食哉惟時資亦謀也所

遠力能安近謂諸也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任倭難拒

德信謂諸也足長善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任倭難拒

受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
又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六謀

禮記則忠信昭於四
舜皆相率而來服
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

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計開四方之門大為什路致眾
 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
 使為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舉塞令為己悉
 聞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
 君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勸授民之天時無
 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
 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
 厚行德信而侯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
 民之師長而難怍使人并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
 誠信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
 正至廟告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
 月長於諸月其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
 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
 上日變文耳禮云今月吉日又變文言言月本原此
 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以攝
 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不

來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謔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舜曰夫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堯舜此

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

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

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

當遷於朱之國也傳詢謀至衆賢正義曰詢

謀釋詰文纘訓開開四方之門諱開仕路引賢人也

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

故以門言仕也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

是開其朱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傳廣視至壅塞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

四目云聰四耳者目視若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

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速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

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

下必由近且四岳親近之言故與謀此事也傳咨

亦至民時正義曰洽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

帝曰故爲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丘言咨十有二牧

故爲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

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

故惟當勢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

適近再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

安遠遠人故來擾亂雖欲安近亦不安人君爲政

若其不能安近但飛使之來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

柔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

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惇德

者令人君厚有德也元元者信使足爲長善也言人

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爲善長民必効之爲

也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詁文

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爲邦之法云遠佞

故以難距佞人爲斥遠之令不干朝

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盛夷

見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宅百揆亮采

恩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百禹作司

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

水土惟時懋哉懋哉其厥舉稱禹前功以命之禹拜稽首

稽首曰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秉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

地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往哉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洪於羣臣之位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

堯之事者我欲何之居下矣之官在宮而信立其功
 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
 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
 禹安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皋陶帝曰然其所讓實
 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人傳奮起至別堯
 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爲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
 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爲事
 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
 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
 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
 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
 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
 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
 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
 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平異於

官先言疇也 傳四岳至用之 正義曰命訓為
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極之
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鯀為
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爵言人之賢而舉其為
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傳然其至行之
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
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 傳居稷
至首至地 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

解之屋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
義鄭云時笑下頓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
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皋陶禹文勢耳三人為
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
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
拜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

黎民阻飢汝石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也衆人
之難在於飢汝石

稷布種，則百穀濟。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疏

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三人而官不轉，各述

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於飢汝君爲。稷之官，失布種，是百穀以濟

難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曰：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於之義，故爲布也。王肅云：播

敷也。堯造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

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護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

稷爲天官，單名爲稷，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帝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常五品謂五順也。汝作司徒，勸數五

教在寬。帝曰：契至在

帝曰：契至在
亦美其前功

疏

帝曰：契至在
寬。正義曰

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
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勸布其五常之教務
在於寬政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
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
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行乃為
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
五典為五常矣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
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遂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
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
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
寬所以得民心也始不遜之罪宜被法以繩之而貴
於務寬者此五品之直學禮教不行風俗未淳
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寬於寬若其不孝不恭
其人至於迭亂而後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
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姦宄謂亂也夏季夏羣行珍劫曰寇謂人曰汝作士

五刑有服七理也五刑盡謂刑官本五服三就

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謂不忠於刑則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

惟明克允言魯國能明信五刑施之

無敢犯者因德帝曰皋陶至克允正義曰帝呼

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究者為害甚大法作士官

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

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

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
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
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
勉之因禹之謨以次誡之 傳猾亂至之致 正義
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
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
故羣行攻劫曰寇殺又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
外為姦姦內為寇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寇也寇賊姦
皆是你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
故先言之寇賊姦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
曰君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諱生於有餘爭生
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
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
不應末年頽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
人作與奪之勢耳 傳士理至中正 正義曰士即

周禮司空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
云士察也三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
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得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
刑謂墨劓剕刑大辟也本服罪是順從之義故
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威庶
中正是也傳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
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
五刑謂服罪也律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
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鑕中刑
刀鋸其次鑽笮箠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
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火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
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
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太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
謂甲兵也斧鑕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
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

處所其墨劓刑官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
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
王之同族刑於隕者不與國人處兄弟耳非所刑之
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
以為一也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言也傳謂不至
之外也義曰此五流有宅即師官五刑也當在五
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以流放之若一凶也
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五刑流之臣不忍刑之王肅
云謂在八議之畔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
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賢議功議
勳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
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
之居量其罪狀為輕重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
表故大罪四裔謂犯死罪也故周禮謂人職云以
之離畔者在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
制去八百里者併之遠方西方曰冀東方曰齊

注：偏守，夷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謂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

云：中國之外不同。言中國者，據邦人所居之國，定

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

之別，故約以為言。鄭注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

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

不同，豈五百里者，校乎不可從也。傳言皋三述之

▲正義曰：惟明謂皋，謂皋陶也。謂受罪者信服故

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也。信施於彼也。但彼

人信服，由皋陶信故傳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

遠近，皋陶使信服，言信者見其皋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

歟。問誰能順我百工事。正義曰：考工記云

曰：垂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

者，朝臣舉垂垂臣名

正義曰：考工記云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

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

共舉

帝曰俞咨垂汝共

共謂供其職事

疏

傳共謂供其職事

正義

堯典傳云共土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晴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

帝謂汝甚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垂拜其官

稽首讓于禹

及伯與

帝曰俞往哉

汝諧

汝能諧和此官

帝曰疇咨于草木鳥獸

哉

謂用下謂得順謂也其政教取節言也益能之

疏

傳上謂至能之

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其下各有草木鳥獸取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

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也

相近而帝俞咨益汝朕虞掌山疏作朕虞

彼誤耳帝俞咨益汝朕虞掌山之官疏正義

曰此官以虞為經虞掌山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

經云言朕虞重鳥草士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

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益拜稽首讓于朱虎

能罷帝曰俞往哉汝詣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

中元凱傳宋中者文十八年左傳元之內有伯

虎仲熊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梁

浙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

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

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

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難知也帝曰咨四岳有能

人耳傳雖言及浙伯與亦難知也

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三禮天地人之禮
伯夷臣名姜姓

疏

傳三禮
至姜姓

▲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

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其

天地人三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辨之

守言修祭也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

其所施於三禮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

五故舉三禮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禮者

長國
子疑
脫通
字宗

惟寅直哉惟清

夙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 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傳夙

清明正義曰夙 釋詁文卑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

起夜深時謹勸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

直而清明正直不枉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帝

曰俞往欽哉齊許謙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胥長也謂元樂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 直而溫寬

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亦孝友

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

入傲教之 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聲

以防其失

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

呂十一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八音能諧禮

命爰使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

舉清者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疏 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作樂

所譚隨才而任用之帝曰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

以詩樂教誨世遠長子使此長子正宜而溫而寬弘而

莊栗剛毅而不諂虛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

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

為節律呂稱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

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蒼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

拊其箏瑟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

如此是人神既合矣 係胃長至孝友 正義曰

說文六胃瓜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

故以胃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胤大夫子弟者至制

天子正宗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皆追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
士學教略之彼鄭注去王子正之庶子也此傳兼言
弟者蓋指太子之羣耳或孔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
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
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
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祇庸孝友鄭去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勗也庸有
常也善父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
使成此六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
同聽之則莫不和協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
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
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思和祇庸孝友之六也
傳教之至莊栗▲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
變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言言教之也正直者
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平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

梅人之性大休百下過傲之口
修六信
各令
誦詩自
其下
陋夫之
手也

寬弘而莊栗謂於莊嚴栗栗者謹敬也 傳剛失至
其失 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今人剛而無
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今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
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
之上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
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皋陶所謀之九德
此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失體故特言之 傳
謂詩至其教 正義曰作詩者言己志則詩是言
志之志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胃
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
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
傳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 傳聲謂至和樂 正義
曰周禮太師六教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
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
合陰陽之聲耳陽聲黃鐘太簇侖流蕤賓夷則無射
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

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去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春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去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官制十二筭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官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首又以候氣布十二月律於十二月之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也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木司樂去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宮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

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擊

清者和勳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效之百獸率舞即太司樂云以作動物益

稷云鳥獸蹀躞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以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

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也。及蒼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帝曰龍朕聖

讒說於行震驚朕師。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

我衆欲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

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上宜於下必以信。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爲

諸位之說絕乎。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聖疾至絕之。正義曰。聖聲並疾。故爲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言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爲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喉舌者宜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爲喉舌。是官也。此官亦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欺。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各勑其職。惟是乃疏。帝曰能信立天下之功。咨至

出狀走
命各異
此事故
後物
文也

功 ● 正義曰帝既命以用衆官乃摠戒勅之
故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
勅其職事哉惟是汝等前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
天下之功成主在於汝可得不少之哉 傳禹垂至
命之 ● 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
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二人謂此
與其後叔暉陶爰祈伯與朱虎熊羆七人切舊故不
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
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
曰龍言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
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
即舉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曆日命授乃摠勅之未
必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及祈伯與
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被四人者直以讓而已不言居
實何故勅使勅之也 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三載考
以勅牧十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考

然三考黜陟坐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陟其幽者

外達其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眾功皆廣三苗幽闇若巨善否

明者公地流之今疏三載至三苗正義曰自此以下

相史記舜章非帝諡也言帝命羣官

德者升之考績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

功皆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皆也善

留其君日有善者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皆也善

一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

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外進其明

其幽者或進其位也傳考績至惡明正

原缺。

不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
十年其文明矣期玄續此經云受生三十

夏

今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存位五十書方
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
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
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堯下土設居方

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

別生分類

姓

九共

用治作典也言其治民之功與故為汨作之篇亡

九共

九共

帝釐至棗飫

●正義

序所以著作者之意宜相附並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其經去者以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

也亦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
居其所而為之文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

余

別異類。各住相從。作。作。傳言。舜至其方。正義曰。餼之篇凡十一篇。符。在。漢書。知帝是舜也。下上對。天一之辭。故云。班。以。方。諸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三篇。加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上。文。為其傳。真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做此。傳。汨治。至。篇。七。正義曰。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稟勞。餼。賜。也。▲正義曰。左傳言。槁師者。以師。拮。槁。用。酒。食。勞。之。是。稟。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加。膳。加。膳。則。餼。賜。是。妖。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與。何。所。謂。也。

尚書注疏卷第三